

評 劇

三 击 掌

鈴聲城 編
金桂維 執筆
後菊杜 杜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三 击 掌

人 物

王宝釧 簡称宝

王允 簡称允

丫 环 簡称丫

院子 簡称院

薛平貴 簡称平

第一場 花园贈衣

幕啓，王宝釧、丫环上

宝：（唸）自古孝子是王祥，
貞节烈女数孟姜。

奴，王宝釧。爹爹王允，官居当朝首相；母亲陈氏，生我姐妹三人；二位姐姐已婚配，只我尚待字閨中。只因我侍母孝心，正官娘娘見喜，賜我五色絨線，繡成彩球，定於二月二日高搭彩樓，拋球招贅。但願能得配如意郎君，方为終身之幸。今当正月瑞雪初晴，園中梅花初开，正好前去觀賞。——丫环。

丫：有。

宝：引路花园。（下楼介）

宝：（唱）大雪初晴梅花开，

花园里面消愁怀。
深閨独处誰相解，
幼女紅粧情意乖。
离了深楼过廊外，
銀光耀目瑞雪白。
春來时节風光美，
如临妙手画樓台，
無边玉宇無塵染，
叫丫环你快把园門开。

（开园門进介）

丫：小姐你看，

（唱）滿园梅花朵朵开，
好似迎接你小姐来，
風吹梅瓣左右摆，
我给小姐把花摘。（摘花介）

宝：（唱）臘梅棵棵迎風动，
雪花片片飄下来。
迎春探春含苞蕊，
宜人景象有春态。
花兒倒有开放意，
唯我日日倦胸怀。
二月二日招贅抛彩，
怎能得配如意郎才？

丫：三姑娘，您瞧今年的梅花开的多好哇！

宝：（接过来）果然开得茂盛。

丫：我再去給您招一枝去。

宝：好，我在亭中等您。

（薛平貴上）

平：（唱）貧困交加實難忍，

豪傑空懷報國心。

腹中飢餓身寒冷，

頭暈目眩病傷人。

霎時只覺站立不穩……

（掃頭，暈倒介。丫環此時折梅給寶釧）

宝：（已有厭意）啊，丫環。花園賞梅也覺沉悶，再想一主意玩耍玩耍。

丫：咱們打秋千吧。

宝：不好。

丫：那麼，咱們回樓下棋吧。

宝：回樓也是困煩得很。

丫：左右都不好……咱們上花園外邊看看雪景去好不好？

宝：到在園外嗎？……相爺可在府中？

丫：老爺上朝去了。

宝：如此，丫環，開了園門。

丫：（開園門介，丫環往外一迈步，看見了薛平貴）

哟！這是誰倒臥在雪地上啦？小姐，小姐！

宝：你要禁聲些！何事用你這樣大驚小怪的？

丫：門外有個倒。

宝：什麼倒？

丫：倒都不懂。

宝：你快講來。

丫：倒，就是有一個人，在咱們園門外倒臥。

宝：待我前去看来。（看介）哎呀！且住。看此人面目清秀，仪表非凡，因何落魄至此？丫环，快将此人唤醒。

丫：唤醒？人家怪害怕的。

宝：有我在此，怕的什么，上前唤来。

丫：（上前介）花郎醒来，花郎醒来。

平：（醒来惊起）原来是位大姐！

丫：什么大姐小姐的。这是相爷的花园门口，你怎么躺到这兒了呢？

平：（看介）噢！原来是王相府的門首。啊，大姐！是我行至此处，忽觉头晕目眩，竟自臥倒在此。有劳大姐将我唤醒，当面謝过。

丫：你要謝呀，你可別謝我，快謝謝我們小姐去吧。

平：多謝小姐。

宝：罢了。（看介，背白）我看此人好生面善，怎么倒一时想他不起呢！（思介）噢！想起来了。在去夏我家修盖后楼的时节，有一年青的汉子，力大無穷，我父夸奖於他，是我也曾在綉楼偷偷看过。（又偷看介）果然是他，真乃是一俊汉，怎么今日落到如此光景？丫环，将这花郎帶进花园，我要周济於他。

丫：（向薛平貴）这回你可好啦，我們小姐要周济你哪！跟我进来吧。

平：这……

丫：别犹豫啦！叫你进去，你就走唄！（进介）

宝：啊，那一花郎，你姓甚名誰，家住哪里，因何落到这般光景？

平：唉！真乃愧煞人也。

（唱）难人姓薛名平貴，
祖居原是長安人。
只因父母早下世，
流落他乡度光陰。

宝：你为何又轉回長安呢？

平：（唱）小生自幼習武艺，
也曾寒窗讀詩文。
只为苏元帅募兵將，
沿途討要回原郡，
男兒报国当發奋，
因此立志來投軍。

丫：那你怎么沒去呢？

平：（唱）大姐呀！
初次投軍幸被用，
怎奈魏虎嫌我貧，
他將我擡出轅門外，
因此又作了乞討人。

宝：你怎样度过这艰难的岁月？

平：（唱）在長安城內把工作，
怎奈破瓦寒窑病纏身，
腹餓忍辱出来乞討，
冒着風寒出窑門。
誰知行此冻暈倒，
多蒙小姐救我身。

宝：呀！

（唱）听他言来自思忖，

他分明是个有志的人，
不逢时遇受清苦，
俊傑英才流落風塵。
今日相逢机緣巧，
無意得会目中人，
是我縱有同情意，
怎奈門弟相差难成亲。（思介）
自古道：才子佳人成眷屬，
相如临卭訪王孙，
書琴相訴同夜奔，
不辱当爐卓文君。
我虽相府千金女，
得遇此情也傾心。
不免上前把心腸訴，
碍着丫环难以啓唇。（思介）

那一花郎，你可曾用飯？

平：这个……唉！

宝：丫环，看他甚是可憐，你去取些銀兩 前来。（丫环欲走）回来，把那棉衣取来一件。

丫：是啦。（下）

宝：（唱）一見丫环离花园，

这里难坏王宝釧。

滿怀心事怎傾訴？

只有慢慢和他攀談。（向平）

适才你講了家乡与居处，

姓字名誰我也了然。

你可上有兄来下可有弟，
姐妹几人对我言。

平：（唱）小姐那旁把我問，
未曾开言泪涟涟。
我上無兄来下無弟，
無姐無妹身孤單。

宝：（唱）你的身世如此苦，
父母下世有几年？

平：（唱）二老下世四年半，
家貧如洗独守艰难。

宝：（唱）难道無一人与你作伴，
难道你一人孤孤單單？

平：（唱）無兄無弟無姐妹，
适才已对小姐言。

宝：（唱）我不問你兄、也不問你弟、
我問你……

平：問什么？

宝：（唱）我問你家中嫂嫂可身安？

平：（唱）家境貧困身世苦，
誰家之女能配咱。

宝：（唱）听得花郎講一遍，
原来他未曾配鳳鸞。
看他开言吐語多爽朗，
定然滿腹經論熟讀書篇。
拋球选婿事不稳，
今日才女逢奇男。

彩樓之事對他論……，

平：小姐有甚言語囑咐於我不成？

宝：这……

（唱）我有句話兒不敢明談。

平：小姐有話但講何妨。

宝：（唱）花郎开言催我講，

左思右想犯了難，

閨閣之女守閨訓，

怎好私自把婚事談。

此时此刻若不講，

錯過時光再無緣。（思介）

不管我父願不願，

不管我父把貧嫌，

彩樓拋彩憑心願，

他怎能彩樓之上來阻攔。

想罢多时主意定，

尊声花郎听我言：

你既未曾配亲眷。（欲言又止）

平：小姐为何又不言語了？

宝：（下定决心，背白）我对他实说了吧。

（唱）我欲終身許你身边。

平：（唱）忽听小姐許婚事，

好似春雷响耳間。

王員外乃是当朝一品貴，

他怎能叫千金小姐乱配姻緣。（轉向宝釧）

小姐呀！想我乃是一貧汉，

你为何將終身許与咱，
想罢多时說不敢。

小姐你——

宝：唉！

（唱）我一言出口心已堅，
我父为我終身事，
二月二日高搭彩樓在街前，
那日你到彩樓去，
接得彩球結良緣。

平：（唱）蒙小姐抬愛我承感，
小姐美意記心間。
相府彩樓要招贅，
王孫公子萬萬千。
只恐平貴難接彩，

宝：（唱）有心人兒計在先。
那日你到彩樓下，
看我神色即上前。
那管王孫公子千千万，
我手指東來彩球拋在西邊。
（內丫環咳嗽聲。）
丫環拿銀兩已回轉，
花園之話你牢記心間。

（丫環上）

丫：三姑娘，銀兩、衣服在此。

宝：付与花郎叫他去吧。

丫：給你，你去吧。（替平貴披衣介）

平：多謝小姐。

（唱）辭別小姐說多謝，

手持銀兩出花園。（欲走）

宝：（白）丫環，將花郎喚回來。

丫：花郎回來，小姐叫你哪。

平：（唱）小姐叫我有何事，

宝：（唱）二月二日勿失言。

今日憑天衷腸訴，

望你莫作負心的男。

平：（唱）平貴不是無情漢，

小姐不必叮嚀咱。（下）

丫：小姐，回去吧。

宝：（唱）一見薛郎离園去，

宝釧暗暗祝告天，

彩樓拋球巧緣配，

早与平貴結鳳鸞。（下）

第二場 三 击 掌

（王允上）

允：（上唸引子）一朝宗宰，扶保君王。

（坐下）

（唸詩）金殿伴至尊，

文武獻殷勤；

膝下無有子，

富貴等浮云。

老夫，王允。只因三女宝釧待母至孝，聖上見喜，賜我

兒日月龍鳳襖、山河地理裙；娘娘又賜我兒五色絨線，綉成彩球；擇定二月二日在十字街前高搭彩樓，拋球招贅。唉！不想我兒偏偏打中花郎平貴，想老夫乃當朝首相，豈肯將女兒許與花郎？是我將他從前門趕走，又命下人向他多花銀兩買回彩球，為何不見回報？

（院子上）

院：（唸）追買彩球事，
報與相爺知。

拜見相爺！

允：命你追買彩球，可曾買得回來？

院：啓稟相爺：老奴奉了相爺之命，去追買彩球，那花郎言道……

允：他講些什麼？

院：是他言道：“你家相爺就是拿來銀山兩座，也難買回這絲絨彩球！”

允：（冷笑介）嘿！任憑你这花郎，我女未必能願。來，喚你家三小姐出堂。

院：有請三姑娘出堂。

（王寶釧與丫環上）

寶：（唸）娘娘賜線綉彩球，

打中才郎結鸞儷。（進內介）

爹爹萬福！

允：罷了。一旁坐下。

寶：啊，爹爹！將女兒喚來有何訓教？

允：女兒承聖上旨意、為父之命，彩樓招贅，誰想打中那花郎薛平貴。想你乃丞相之女，千金之體，怎能與那花郎

匹配，我意欲將這門親事打退，將我兒許配今科狀元，不知我兒意下如何？

宝：孩兒有言出口，求爹爹恕兒不孝。

允：有話坐下講。

宝：啓稟爹爹，高搭彩樓拋球招贅，乃奉聖命，爹爹也曾親口言道：“打貧隨貧，打富隨富。”如今打中花郎薛平貴，爹爹怎么又要返悔？

允：唉！並非為父有意反悔，想那彩球也非是天王文、地王表，用火焚燒不能收回。難道說為父就忍心把我兒的親事定死在這花郎身上不成！

宝：爹爹之意雖是好意，怎奈女兒不能作那無信之人。

允：方才為父不是已與你講過了嗎，此婚是可以毀的。

宝：想爹爹乃是當朝宰相，位列三台，豈能言而無信？

允：此乃為父之意。

宝：女兒心意萬難更改！

允：你怎么講？

宝：萬難更改！

允：好蠢才！

（唱）蠢才說話欠思想，

不聽父言理不當。

為父膝前無有子，

生下你姐妹三人守閨房。

你大姐配蘇龍戶部執掌，

你二姐配魏虎兵部侍郎，

唯有兒至如今未曾出聘，

賜絨線搭彩樓選打才郎。

王孙公子你不打，
偏打那薛平貴貧寒花郎，
为父我官居当朝首相，
豈願你与花子去拜花堂。

宝：（唱）老爹爹且息怒有言奉上，
並非是兒不孝頂撞爹娘。
老爹爹在彩楼曾把話講：
“不論那貧与弱不論富与强。”
拋彩球並不能認准哪一个，
又誰知那彩球打中花郎。
打花郎爹毀婚此是父錯，
劝爹爹守信义免人傳揚。

允：（唱）新科狀元你不嫁，
願嫁花兒你太荒唐。

宝：（唱）昔日里孟隆德他女孟姜，
花园中巧相会公子杞良。
哪曾想修長城范郎命喪，
孟姜女寻郎尸哭倒城牆。
恩情重碰头死烈女命喪，
至如今留美名万古流芳。

允：（唱）奴才你失訓教性情偏袒，
千金体配花郎怎度时光？

宝：爹爹呀！

（唱）張口貧閉口貧你掛在口上，
难道說貧穷人不能耀祖增光，
你道那薛平貴花郎模樣，

他也有登云志榮耀門牆。
漢韓信不得志乞食漂母，
到後來登台拜帥身為三齊王。
蘇季子不得第歸里被辱，
頭懸梁錐刺骨苦守寒窗，
到後來順說六國無不景仰，
黃金印六國拜相萬古傳揚。

允：（唱）大胆寶劍你把我頂撞，
三從四德你不記心上。

寶：（唱）上彩樓招贅事是父言講，
你怎說女兒我失去綱常。

允：（唱）打中王孫公子叫兒配，
打中這花兒薛平貴退應當！

寶：（唱）你說退來我不退，

允：（唱）難道你忘記父為子綱。
你要不把親事退，
身上脫下聖賜寶衣裳！

寶：請問爹爹，這兩件寶衣從何而來？

允：乃是聖上賜與為父的。

寶：聖上賜與爹爹所為何用？

允：不過是念在君臣之義！

寶：却原來。聖上倒有君臣之義，難道爹爹你——就無有父女之情嗎？

允：只要我兒將這門親事打退，慢說是這兩件寶衣，就是府下的金銀也任兒搬取。

寶：兒不要了。

(唱) 老爹爹他叫我把宝衣脱掉，
只气得王宝钏紧皱眉梢。
恨爹爹嫌贫爱富眼光短小，
喜的是官宦门第结贵攀高。
儿情愿与平贵挨门乞讨，
儿不沾王相府一分半毫。
在身上脱下来日月龙凤襖；
后解下山河地理裙一条。
手托宝衣我微微冷笑，
锦财宝难把我心意动摇。

允：想我儿新科状元不愿嫁，而干愿随那贫郎前去，难道说
你不怕外人耻笑於你——

宝：依女儿看来倒无人耻笑女儿，
恐外人要耻笑我父！

允：耻笑为父何来？

宝：耻笑你不守信义、嫌贫爱富！

允：为父嫌贫爱富为的是哪一个？

宝：女儿不知。

允：就为的是你！

宝：女儿不愿，爹爹就该作罢才是。

允：奴才！

(唱) 奴才行事不孝顺，
枉读孔孟习诗文。

宝：(唱) 非是女儿不孝顺，
乃是老爹爹爱富嫌贫。

允：(唱) 老夫嫌贫来爱富，

全是为兒你的終身。

宝：（唱）世上人兒若都像老爹爹你，
难道說貧寒人就不能成婚！

允：（唱）爹爹我好心將你顧，
难道說你也不念养育之恩？

宝：（唱）生我者母来养我者父，
为人焉能忘却恩！

允：（唱）既知父母恩情重，
为何不尊父命灭人倫？

宝：（唱）父正子当尊父命，
父不賢难怪兒不把命尊。

允：（唱）我看你是討飯的命。

宝：（唱）布衣也可傲王孙！

允：（唱）奴才不听老父訓，
願随花郎受清貧，
相府怎納白衣客，
相府怎容不孝之人！

宝：（唱）老爹爹說出狠心的話，
不由宝釧暗沉吟：
难道老爹爹就不把女兒顧？

允：（唱）除非你順从父意退丁亲。

宝：（唱）千般好来万样好，
女兒不能退婚姻。

允：（唱）奴才你固执不把婚退，
难怪老夫我下狠心。

宝：（唱）任憑我父嫌貧愛富失信义，